



禅 荷



精 灵



韩静霆是一个奇人

□杜大恺



淡云(枕雾组画之四)



菊



荷塘月色



重阳梦菊(诗侣吟梦组画之五)

我读不懂韩静霆,他是民乐演奏家、小说家、诗人、剧作家、策划家、画家,他集所有这些角色于一身,如果以其中之一称呼他,哪个适宜,我说不准。除民乐与绘画以外,他都获过不少奖项(奖项太多,恕不赘述,有心者可翻阅他的简历)。孰轻孰重,天知道。如果奖项还不能说明什么,他可是除民乐、绘画之外所有全国学会的会员,这就足以使人信服了。至于民乐,是引领其踏入艺术的殿堂者,没有民乐,其余若何是不能假谈的。而绘画已经伴其一生,花甲前后他对此有最真挚的投入。这就是韩静霆,一个奇人。人言五百年其间必有名世者,然五百年其间或有奇人乎?我说我读不懂韩静霆,不是谦辞,我说读不懂不仅在于其身份的难以界别,更在于其兴趣、理念、能力、欲望的错落参差,纷繁斑斓。韩静霆真是难以读懂,我常以为自己是一个不会拒绝的人,但面对韩静霆,我只有惊愕,似乎只有称其为奇人才妥帖,在这个连心灵都趋于同质化的时代,他是非凡的。我有时会想,韩静霆是不准备让人读懂的,他不断地变换角色,永远在展示你以为陌生的那一面,甚至他对绘画的痴迷亦仿佛一个没有谜底的谜。

不久前,韩静霆送我一本书,并嘱我为其写点什么,我很为难。民乐我不懂,小说我不懂,诗歌我不懂,戏剧我不懂,我与韩静霆能够对话者只有绘画,但我愿意坦陈,作为画家我自己亦常徜徉于五里雾中,更如何对韩静霆说三道四、品头论足。

韩静霆的难以读懂对于我是一个过程。初读韩静霆,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将军,一张嘴即知其是性情中人,无遮无掩,敢爱敢恨,血肉情冽,凛然有久经沙场、透彻人生、洞悉古今的锐勇与睿智。我即刻想起辛稼轩的那句词: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。”而观其画,确如其人,人物、山水、花卉,均酣畅淋漓,吞吐大荒。韩静霆自称齐孙,故有其师从许麟庐之缘故,然骨子里是因其性近白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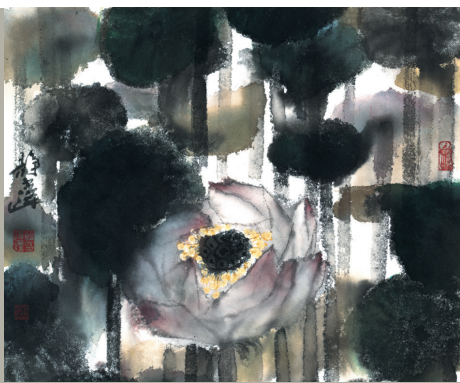
韩静霆花甲而后,似有摈绝左右、专心绘画的架势,专注得似乎忘却他与丝弦、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电影的姻缘。人或不解,我亦茫然。但思之再三,我隐隐有所悟,何以如此,不为其他,乃绘画更近乎其本色而已。丝弦之委婉会伤其锐气,文辞之精谨会折其性情,诗之清远会困其旷达,戏剧、电影之跌宕沉浮会剥蚀其恣肆放纵,全与其本色相远。惟有绘画,且中国之大写意,尽性尽情,尽意尽兴,我之揣度,韩静霆以为然否?天下人以为然否?俗岁愈高,愈近天籁,天意也。韩静霆如今对绘画之缠绵,诚苛意为之,亦非苛意为之,或弗能弗为矣。我信焉。

画家者常有,而奇人不常有,画家而奇人者,似更不常有。

“将瞬间的狂野凝固成永远的画图,个人情愫,谁人能知?”韩静霆未作答,韩静霆既不知,我岂能知之?奇人者,悖于常理之人也,欲知之而弗能。

韩静霆之画,我尤爱其荷。其如鱼儿,戏东,戏西,戏南,戏北,铿锵铁骨里竟依稀有一分惆怅,亦存几分诡异。

如我可以期待,则希望其生也有年,仍能将绕梁之弦歌、警世之辞章、撼人之文胆与爽然之丹青,内外相激成冲天之巨浪,浑然于天地之间。



粉 黛



佛说一灯能除千年暗(灯焰组画之一)

朋友眼中的司徒兆光

我们中国有这样一批雕刻家,他们默默地劳作着、磨炼着、创造着,克服着难以忍受的困难,安贫乐道,怡然自得。而创造的作品,除了极少数人偶然博得“天颜有喜”、“身价”价10倍以外,大部分人的辛苦却没人知道、没人关心,当然更没人来买。真是实实在在地走着一条“寂寞之道”。“文革”结束之后,有了转机,总算有了可以展出的机会。而一旦展出,往往使人们大吃一惊,惊讶雕刻家的勤劳,惊讶雕刻家的智慧,惊讶那水平之高、数量之富、探索之广、钻研之深等等。好像忽然之间中国出现了大雕刻家。但是我要说,事实上,中国这样的雕刻家有的是,而司徒兆光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司徒兆光可说是地道的“科班”出身。他由中央美院附中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,又被选拔留苏。学习上刻苦勤奋,成绩优秀。他当然也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,经历过上山下乡,折腾不轻。他还有一个别人少有的机会,曾被派往西藏待了近两年。在这些日子里很多人合乎常情地消极怠工,牢骚满腹,而司徒却有所不同。当他还在部队托管期间(他当了3年炊事员),光素描头像就画了三四百张,速写还不算。去西藏时更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。他又是“双肩挑”干部,只是充分利用各种间隙才打出了一大批木雕、石雕、圆雕和浮雕。如果说有些同志能够“用志不分”地做出好成绩,那么司徒兆光应该是另一种“典型”,他能在头绪纷繁中做出好成绩。我认为这更加困难、更有意义,需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敏捷的构思才能。

——钱绍武

雕塑是永久性的空间艺术,它像诗、像音乐,它要求雕塑家既要有艺术家的敏感,又要像农夫一样的勤劳,司徒兆光两者兼备。他长年累月默默地走着自己的一条艰苦之路,从不动摇。无论是上山下乡,还是下放到部队当“伙头军”,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雕塑家,也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艺术活动。

他的作品像股清泉,涓涓地流入社会,浸润着人们的心田。

他的创作题材广泛、形式多样,有纪念性也有风俗性的,有人物也有动物。他对待创作不论大小都极其严肃认真,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表达了一种思想、一种情愫、一种内涵。在他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浓浓的人情味。他塑造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,冰冷的石头、无情的木块在他的雕塑下都有了生命。他在雕塑创作中另一可贵的精神是创新的胆略,他的作品总在追求一种新意。

司徒兆光在雕塑创作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这就是洒脱酣畅、自然淋漓、含蓄而隽永。看了他的作品人们都会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。他是一位严谨勤劳的雕塑家,对艺术一腔痴情。他的木雕、石雕都是亲自动手制作的,不管是肖像还是人体,也不管是创作室外纪念性雕塑还是生活小品,都寄托着他生活的感受,注入了他的激情,表达了他独到的情怀。我们热切地期望,正处在生命黄金时期的司徒兆光能不断创作出更新更好的作品,愿他的作品真情常在,永不泯灭。

——冯 河

作为艺术家和教授,司徒兆光是实干派。他勤奋与执著,充满创作活力与激情,不断进行艺术实践,不断进行创作探讨,尤其对材料雕刻情有独钟。他亲自动手打木雕、刻石雕,从不请人帮忙,因此获得了一批充满浪漫色彩、具神来之笔巧夺天工的佳作。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雕塑家。

上世纪70年代,兆光参与了中央美术学院赴西藏雕塑创作组,赴西藏工作两年,当时条件艰苦,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,深入生活一线,长途跋涉,搜集大量资料,忠实做西藏翻身农奴的代言人,终于用心血和汗水出色完成了大型泥塑《农奴愤》。

他为培养后辈倾注了大量心血,他的学生姜杰、展望、段海康、蔡志松等都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,现已成为当今中国雕塑界有影响的骨干力量。

作为一位优秀的雕塑家,兆光创作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雕塑作品,如《郭沫若先生像》《读》《遐思》《廖公》《朱德》,以西藏为题材的系列木雕作品,以及一些木雕人物肖像。这些石刻和木雕他都自己操刀雕刻,去留自如、刀法流畅,有如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,形成了极富创意的独特艺术风格,给同行及观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——曹春生

